

新民晚报

说起来有点汗颜,读了几十年马克思,竟一直记不住马克思故乡的地名,更没想过要去游览。继京河轮奥丁号载着我们展开为期14天的欧洲文化名城之旅,第11天傍晚,泊于此行的最后一座城市——德国西南部的特里尔,这才“顿悟”,这里不就是卡尔·马克思的故乡嘛!

在特里尔拜访“马克思”

吕怡然
翌日一早,便跟着当地导游在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城观光,戴着耳机,听着由维京“小红人”转译的“解说词”,一路追寻马克思的足迹。特里尔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可非同一般。当年,歌德来到这里,对这个德国最古老,又被称作“欧洲十字路口”的城市留恋不已,他写道:“这座城市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色……这里有罗马时代富丽

堂皇的上皇宫殿,有罗马大教堂,有闻名于世的‘黑门’……”此刻,我们就站立在著名的大黑门下。而就在斜对面,一眼望见西梅昂商业大街上的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马克思出生第二年直至17岁离开故乡去波恩上大学,就住在这

里。如今,这幢在我们看来绝对是历史保护建筑的地方,开的是一家“EU-ROSHOP”,就是每件商品售价一欧元的商店。往前走几步,拐入一个街角,赫然可见竖立在西蒙教堂广场上的马克思雕像。哦,这就是2018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中国赠送的青铜雕像。由中国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创作的这座雕像

亦已焉哉

孙香我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郑康成自为书戒子益思,其末曰:‘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谓‘父子之间不责善’也。盖不责善,非不示于善也,不责其必从耳。陶渊明《命子》诗曰:‘夙夜匪懈,尔其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城语也。”天下做父母的,看了这一段记载怕都不免要感慨的。父子之间,做老子的该说的当然要讲,否则“养不教父之过”就真是大大的罪过。但做儿子的听不听得进去,却又是勉强不得的。“亦已焉哉”,是通达,也是无奈,用大白话说,就是“也就算了”。不算又能怎么样,说多了,轻则嫌烦,重则生仇。

《论语》有记:“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我也是做老子的,常常就觉得,老子教育儿子真也要如孔子所说的朋友之道,“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只是天下为人子女者,若父母的“忠告而善道之”全听不进去一点点,而等到日后一一被父母言中,则人生已不能回头,最是可惜可痛。父母子女间的代沟一定会有的,却不能将子女与父母的所有问题统统都推给了代沟。父母都是从子女做过来的,或者仍然是做着子女的;子女很快也是要做父母的,或者已经是做了父母的。代沟只要彼此都跨,其实是一步头就可以跨过去跨过去的。

汪曾祺说过他和父亲的关系,是“多年父子成兄弟”。这真是要叫人羡慕的,成了兄弟就反而好说话了。我敢保证,做老子的一定都愿意与儿子做兄弟的,只怕做儿子的却要嫌老子不配做兄弟,奈何,奈何,又还只得是“亦已焉哉”。

灯记

《新民晚报》创刊90周年了。本要聊聊“新民晚报”四字,由于“新民”两字已经在先前谈过,今天就聊聊“晚报”。

晚,从日从免。《说文解字》:“晚,莫也。从日,免声。”莫古同暮,晚字“日”作形旁,“免”作声旁(古音)。其实“免”在晚字中声形义皆表,担子颇重。“免”是“冕”的本字。甲文的免(图一)是位头上戴帽子的人。有的甲文帽子还有丝带,可系于下巴(故免也是挽的初文),表示“免帽”是上档次的。金文承续甲文字形。秦篆起免的帽子义消失,免再加冫(帽)另造“冕”代替。冕系象象的高等级帽子,古代帝王诸侯所戴的礼帽,并由此演绎出抽象的桂冠意思,“卫冕”就是指守住体育文艺等竞赛中第一名的地位。

为讲清“晚”字,顺便普及汉字知识,需要赘语几句。网络上常出一些汉字题,如“童兄”合体能分离出多少字等,遗憾出题者与答题者竟然皆不知我们汉字每一点画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含纳须弥的芥子,故网上的“标准”答案字数都远少于正确答案。还有“日”(日、曰)字加一笔有多少字的题目,同样网上的“标准”答案只有11字:旧、旦、白、田、

重约2.3吨,手捧书本,正在行走的马克思栩栩如生,据说是按他60岁时的样貌雕刻,连同基座总高5.5米,正与他5月5日的出生日期契合。团团围着雕像拍照的,大多是中国游客。导游大概见多了中国人,晓得中国游客的心思,边带路边解说,讲述一个马克思的故事。走近一座教堂,起先以为要带我们进去参观,不料他对紧挨着教堂的大铁门朝里一指说:“这就是马克思读书的中学。”校门开着,空无一人,我们走了进去,真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黝黯的铜牌上镌刻一段德文,翻译器也“看”不明“道”不清,似乎是记载着1591年至1635年间发生的历史事件。1830年秋天,未满12岁的马克思到这所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就读。望着一间间教室,想象着当年马克思在这里苦读的情形,回忆起他17岁在此撰写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结尾里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对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这,是不是可以说就是马克思的初心呢?

继续往前行走,突然导游让我们注意观察路口的红绿灯,大家一看就乐了!呵呵,红灯亮起,闪出大胡子马克思张开双臂站立的姿势;绿灯亮起,跃动着大胡子马克思快步走动的卡通人像。看来那么严肃的德国人,真不之幽默和豁达,让自己举世闻名的老乡在他的故里、故居的街道上站岗、指挥交通呢!穿过绿灯,就来到幽静的布吕肯街,10号就是马克思的出生地。事实上,

桃花开时,去了一趟嘉兴的秀州书局。书局是一幢古色古香的独立小楼,所在的梅花洲,亦是一个风景佳处。书局内有书与咖啡,也有一只肥硕的猫,桌上两瓶,瓶中插花,甚有野趣。

与店员筱美聊天,得知筱美甚是喜欢这份书店的工作。她是外省人,学的是护士,却有一身的文艺气,热爱阅读。曾有一个暑假,她寻到秀州书局实习,愈加地喜欢书店的氛围了。平日读者不多的时候,她也可以得空坐下来,读几页书。就这样,大学毕业之后,没去医院工作,径自欢喜地来到书店上班了。书店门外,有几株桃树,桃柳绿绿的。梅花洲不在闹市区,自有一分清静。晚饭后,筱美出来散步,从书局行几百步,穿过长长的竹林小径,过两座小桥,经过一座古寺,就能到达一大片田野。那片田野里花真多啊,除了有人栽种在路边的月季,便是各样的庄稼,譬如油菜花、青菜花——青菜老了无人采摘,抽出很长的茎,也开了花;再是各样的果树,譬如梨花、李花、樱桃花。这还单是一个季节的花,若是长远来看,真是四时有花,再加上野外自然生长的杜鹃、雏菊、芦苇与七七八八的野果,真是有无穷的趣味。由是,筱美说,这一条路,就成了她一个人的“花见小道”!

我回到书店,细看书架上的插花,居然是一把狗尾巴草与一枝梨花。怪不得如此富有情趣。筱美说,这些花都是她从大自然里随意采来的,每日一换。我说,这样的日子,是真的像花一样美好。前两年有一本书,叫《一日一花》,你要是把这日子一天天记录下来,也就是一本有意思的书了。

马克思在这幢建于1727年的巴洛克风格三层楼房里住的时间并不长,全家在他一岁多时就搬迁了。几经坎坷,这里才成为如今的“卡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而故居本身便是其最大的展品。曾有一个流传甚广的马克思生日的“形象记忆法”：“一巴掌一巴掌打得资本主义呜呜叫”(1818年5月5日)。看着门口公告牌上标注的开放时间,有德文、英文和中文;付5欧元购得门票,工作人员会心地笑着拿出一份中文版的导览图和展览内容简介,可以想见来自中国的观众之多。博物馆展示了马克思从特里尔走向世界的伟大一生及其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去年为纪念他诞辰二

一日一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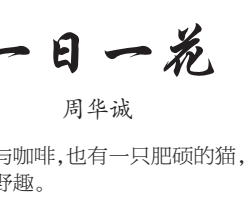
周华诚

大学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一个国营工厂。办公室里有个“以工代干”(指选调工人从事干部岗位工作但未办提干手续)的女同事刘姐,是厂里有名的泼辣能干,又贤惠克己的人。有一回科里聊天,刘姐说起她第一次见到酒心巧克力:“长得跟小秤砣儿似的,用锡纸包着,是我们主任给发的喜糖。我问他这是啥?主任告诉我叫酒心巧克力。我以前没见过这东西,当时就想着这东西我得带回家去,给张国庆庆。结果下班坐公交时,巧克力搁裤兜里被人挤破了,到家一看就剩了一层皮儿,俩人谁也没吃成!”说完哈哈大笑地一直笑出眼泪来。在这段甜蜜而悲催的爱情短故事里,我知道了她的老公,叫张国庆。

那些年的国营企业还是统购统销,单位里又人浮于事,所以整个工厂从科室到车间,“上班”的含义似乎只限于按时打卡。没有多少人干活,也没有多少活可干。张国庆是保全工,职责是修理出了故障的生产机械。这本来是个安逸散淡的肥差,因为厂里的机器不仅年富力强而且乖巧抗造,撸挑子闹毛病的时候并不多见。跟张国庆同一班组的同事,总是衬衣雪白、皮鞋锃亮地在厂区里招摇闲逛,唯独他时不时地搞得一身油污,原因是他“总自己没事找事”地保养机器,甚至跃跃欲试地要搞发明,因为觉得某个地方的零件设计不合理。可是机械设计制造这样的事情,总归还是有门槛的,而张国庆的初中文化显然限制了他的创造力——他的发明一次次无疾而终,好心想多做贡献不成,反倒成了厂里的笑柄。

有一天中午,他来我们办公室找他媳妇吃饭。我问他名字起得这么根正苗红,是不是后来赶时髦,才上进去自己改的。他一脸诚恳地郑重申明:“没改啊,生下来就叫这个——原装正品。”他的父母,都是更老一代的工人,除了自己的名字和月份牌上的日历,认识的字很有限。以往给儿女冠名时多遵从古法,求的是平安富贵、家族繁盛;而他恰好赶在10月1日出生,周围又有好几个叫“国庆”的做了先导,便有了这样一个寓意“欢度建国十周年大庆”的“潮名”。说到这,张国庆似乎很有几分自得,翘着一口厚壮的板牙憨笑说:“俩大老粗,能起这样的名字,那是我们老头儿老太太这辈子干的最有文化的事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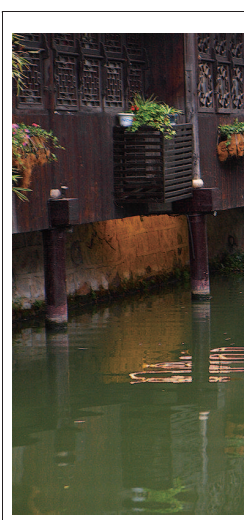
一年后我见习期满,调到了市局机关;再以后又几次调换工作,渐渐跟厂里人失去了联系。这么多年过去,不知道刘姐和张国庆过得怎么样。我在厂里时,见过他俩轮换着送女儿去美术班,画些米老鼠唐老鸭之类的卡通铅笔画。我们科长见了,给他夫妻俩提了一个中肯的建议:“要想让孩子学画画,找个对路的老师最是要紧——人家正经学画的,都是先学素描”,完了还特意拿来自家孩子的素描教材给他们参考。张国庆对教材里一颗黑白灰色调的静物螺母赞赏有加,说他要坐孩子旁边一起学的话,说不定以后还能画图搞设计——他到底还是惦记着他那未遂的技术革新。



百周年,又推出了更为丰富的展品,新看点便是马克思书信手稿和他的座椅等真迹和原物。在第七展室,我们看到了这把来自马克思伦敦住宅的扶手椅子,仿佛可依稀见到他久久地坐在上面阅读、思考。据介绍,1883年,他就是在这把椅子上长辞于世。观众络绎不绝,静静地驻足、凝视。有几群德国学生在几个展室里席地而坐,默默听讲。我想,无论他们是不是马克思的信徒,却总是能在此感受这位“特里尔之子”到世界伟人的非凡魅力。

七夕会

童年去家乡南潯古镇,市河里非常繁忙,来回穿梭的是木制的摇橹货船和桐油涂抹竹编拱篷的黄色载人航船。南潯水系发达,船是南潯周边村庄出行货运的主要工具。明清及民国时期,辑里湖丝名扬天下,市河是养蚕户蚕茧运出的通道和买家收购码头所在地。今天公路沟通了各个村庄,南潯的河流湖泊已经很难见到船,只有在古镇的市河里,才能见到摇橹的游览船。这次去南潯住在镇上热闹地块的民宿旅店里,窗外便是石板路街头和市河。清早我在客房里凭窗向外眺望,发现市河的远处,有一叶小舟徐徐而来,无暇思索拿起相机就往旅店外跑,站



古镇西洋舟

钱政兴

悠悠的吴语评弹声,我举起相机连续按动着有着浓浓诗意的快门,“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渡波平”,小镇来了苏轼的诗境。事后才知道古镇这几天在举行桨板国际赛,这张照片是老乡清晨在市河里练习。其实南潯不缺西洋文化,古镇富贾们历史上与外商做生意,故居都有中西合璧的建筑文化。我的这张照片,见证的是今天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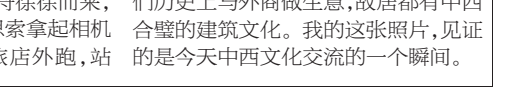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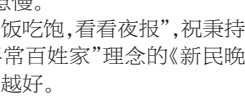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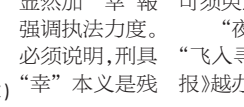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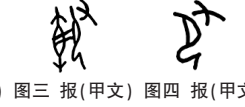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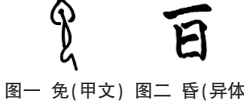
执着于革新的保全工
阿简

执着于革新的保全工
阿简

执着于革新的保全工
阿简

执着于革新的保全工
阿简

执着于革新的保全工
阿简



图一 免(甲文) 图二 昏(异体) 图三 报(甲文) 图四 报(甲文)